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资料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资料

一九七五年六月

目 录

一九七五年
六月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产阶级法权

(1)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31)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

《红旗》短评 (47)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田 春 (54)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怎样产生的? (59)

列宁怎样捍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61)

怎样理解“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

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 (67)

为什么说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

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是“资产

阶级法权”? (69)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资产阶级法权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它的核心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象你們的法不过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41页

資產階級民主在一般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布有產者和無產者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來大大欺騙被壓迫階級。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產關係的反映，資產階級借口個人絕對平等，把這種思想變為反對消滅階級的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義只能是要求消滅階級。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271頁

“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頁

二、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原因及其表现

社会主义社会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按劳分配”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高薪制是一种“赎买”；商品、货币关系是旧社会的残余；三大差别是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間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論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經濟結構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还未被消灭的資本主义和已經誕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
《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我們这里所說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經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会的一切。……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阶级的法权，……

……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資產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劳动，或者能夠劳动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夠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強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來說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別，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

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

制約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12——14页

馬克思說：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仍然是“資產阶级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別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領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經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資料攫为

私有了。馬克思駁倒了拉薩爾關於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說法，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滅絕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立即滅絕“按勞動”（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的不平等，就產品“按勞動”分配這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着統治地位。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82—83頁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

这种变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法权”以外，沒有其他規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資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84页

低級阶段（“第一阶段”）——消費品的分配是和每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的”。分配的不平等还很严重。

“狹隘的資產階級的法权眼界”还没有完全被超出。

注意这一点!!……

也是一種強制的形式：
“誰不勞動，誰就沒有飯吃”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17年1—2月），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页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資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計算、监督和监

察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應該規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規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資本主义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迹和習慣，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經濟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等等，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統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的。所謂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們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強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了普遍的現象。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页

現在我們不得不采用旧的資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給資产阶级最大量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是大家都仔細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則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

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月——
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

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說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們根据切身的經驗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但是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組織上的成就。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我們說，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來，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資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
《列宁选集》第3卷第838页

現實向我們證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經濟还活

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籽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

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約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然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貨币經濟”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具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12页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來說，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遺产。但是这种遺产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92——293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义的傳統和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現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权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为如果沒有一个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权規範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見，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資產階級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国家！

这好象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辯证把戏，那些沒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极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譴責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資產階級”法